

第二十回 金鑾報捷美團圓

詞曰：

金鑾報捷，天子龍顏悅。不是一番磨與滅，安見雄才大節。明珠應產龍胎，蛾眉自解憐才。費盡人情婉轉，成全天意安排。
右調《清平樂》

話說平如衡既聘定冷絳雪，燕白頷訪著閣上美人消息，二人心下十分快活。到了場期，二人歡歡喜喜進去。做得三場文字，皆如錦繡一般，二人十分得意。三場一完。略歇息數日，燕白頷即邀平如衡同到蘇州胡同去尋蔡老官。

此時場事已畢，不怕人知，竟往大街上一直走去。不期纔走到棋盤街上，忽劈頭撞見接引庵的普惠和尚。燕白頷忙拱手道：“老師何往？”普惠看見二人，也不顧好歹，便一隻手扯著一個道：“二位相公一向在何處？卻叫小僧尋得好苦。”燕、平二人驚道：“老師尋我為甚？”普惠道：“小僧不尋相公，是吏部尚書張老爺有疏參二位相公與山小姐做詩勾挑，傷了風化，奉旨拘拿御審。各個人犯俱齊。獨不見了二位相公至今未審。有一位宋相公，說二位相公曾在庵中題詩小僧認得，就叫差人押著小僧到處找尋。差不多找尋了半年，腳都走折了，今日僥幸纔遇著。”

燕白頷道：“這等說來，難為你。祇是這件事也沒甚要緊，況已久遠，朝廷也未必十分追求。若是可以通融用情，待學生重重奉酬何如？”普惠道：“天子輦轂之下，奉旨拿人，誰敢通融？這個使不得。”旁邊押和尚的差人，見和尚與二人說話有因，便一齊擁到面前問和尚道：“這兩個可就是趙縱、錢橫麼？”普惠連連點頭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眾差人聽得一個字，便不管好歹，拿出鐵索套在燕白頷、平如衡頸裏，便指著和尚罵道：“你這該死的禿狗，一個欽犯罪人，見了不拿，還與他斯斯文文講些甚麼，莫非你要賣放麼！”

普惠嚇得口也不敢開。燕白頷、平如衡還要與他講情，當不得一班如狼似虎的差人，扯著便走。平如衡還強說道：“你們不必動粗，我二人是新科解元舉人，須要存些體面。”眾差人道：“解元舉人，祇好欺壓平民百姓，料欺壓不得皇帝。莫要胡說，還不快走！”二人沒法，祇得跟他扯到禮部。眾差人稟知堂上說欽犯趙縱、錢橫拿到了。堂上吩咐，暫且寄鋪，候明日請旨。眾差人領命，隨即又將燕、平二人帶到鋪中，交付收管方各散去。

禮部見趙縱、錢橫二人拿到，便一面報知張吏部，一面報知山相公，好料理早晚聽審。到次早，即上疏奉報：

趙縱、錢橫已拿到，乞示期候審。

聖指批發道：

人犯既齊，不必示期。遇御殿日，不拘早晚隨時奉審。山黛、冷絳雪路遠不到可也。

禮部得旨，各處知會不題。

卻說聖天子留意人才，到了放榜這日五更，即親御文華殿聽候揭曉。禮部因遵前旨，隨即將一千人犯都帶入朝中。眾官朝賀畢，禮部出班即跪奏道：“吏部尚書張夏時，參舊閣臣山顯仁女山黛，與趙縱、錢橫情詞交媾，一案人犯已齊。蒙前旨遇御殿時奉審，今聖駕臨軒，謹遵旨奉請定奪。”天子道：“人犯既齊，可先著趙縱、錢橫見駕。”

禮部領旨下來，早有校尉旗官將燕白頷、平如衡二人帶至丹墀下面俯伏。天子又傳旨帶上，二人祇得匍伏膝行，至於陛前。天子展開龍目一觀，見二人俱是青年，人物十分俊秀，皆囚首桎梏，因傳旨開去，方問道：“誰是趙縱？”燕白頷道：“臣有。”天子又問誰是錢橫，平如衡應道：“臣有。”天子又問道：“朕御賜弘文才女山黛，乃閣臣之女，你二人怎敢以淫詞勾挑？”燕白頷奏道：“山黛蒙聖恩寵愛，賜以才女之名付以量才之任，滿朝名公，多曾索句，天下才士半與衡文。即張吏部之子張寅亦曾自往比試，豈獨臣二人就考便為勾挑？若謂勾挑，前考較之詩尚在御前，伏祈聖覽。如有一字涉淫臣願甘罪。況張寅擅登玉尺樓，受山黛塗面之辱人人皆知。此豈不為勾挑？反責臣等勾挑，吏臣可謂溺愛矣！伏乞聖恩詳察。”

天子因傳旨帶張寅見駕。張寅也匍伏至於御前。天子問道：“張寅，你自因調戲受辱，卻誣他人勾挑，唆父上疏欺君，是何道理？”張寅伏在御前，不敢仰視。聽得天子詰責，祇得抬起頭來要強辯，忽看見旁邊跪著燕白頷、平如衡，因驚奏道：“陛下一發了不得，勾挑之事其罪尚小，且慢慢奏問。祇是這二人不是趙縱、錢橫，欺君之罪其大如天，先乞陛下究問明白以正其辜。”

天子聽了，也著驚道：“他二人不是趙縱、錢橫卻是何人？”張寅奏道：“一個是松江燕白頷，一個是洛陽平如衡。”天子一發著驚道：“這一發奇了，莫不就是學臣王袞薦舉的燕白頷、平如衡麼？”張寅奏道：“萬歲爺，正是他。”天子又問道：“燕白頷就是新科南場中解元的燕白頷，與中第六名的平如衡麼？”張寅奏道：“萬歲爺，正是他。”

天子因問二人道：“你二人實係燕白頷、平如衡麼？”燕白頷、平如衡連連叩頭：“臣該萬死，臣等實係燕白頷、平如衡。”天子道：“汝二人既係燕白頷、平如衡，已為學臣薦舉，朕又有旨徵召，為何辭而不赴，卻更改姓名去勾挑山黛？此中實有情弊，可實說免朕加罪。”

二人連連叩頭奏道：“微臣二人本一介書生，幸負雕蟲小技，為學臣薦舉，又蒙聖恩徵召，此不世之遭際也，即當趨赴。但聞聖上搜求之意，原因山黛女子有才，而思及男子中，豈無有高才過於山黛者乎故有是命。臣恐負徵召之虛名至京而考，實不及山黛，豈不羞士子而辱朝廷。故改易姓名為趙縱、錢橫潛至京師，以就山黛量才之考。不期赴考時，山黛不出，而先命二青衣出與臣等比試。張寅所呈十四詩，即臣與二青衣比試之詞也。臣因見二青衣尚足與臣等抗衡何況山黛，遂未見山黛而逃歸。途遇學臣再三勸駕，臣等自慚不及山黛，故以小疏上陳願歸就制科以藏短也。又幸蒙聖恩，拔置榜首及第六，實實感恩之無已也。然歷思從前，改名實為就考，就考實為徵召。辭徵召而就制科，實恐才短而辱朝廷。途雖錯出而黷戩皇猷之心實無二也。若謂勾挑，臣等實未見山黛亦祇勾挑二青衣也。伏乞聖恩鑒察。”

天子聽說出許多委屈，滿心歡喜道：“汝二人人才美如此而又虛心如此，可謂不驕不吝矣！這也罷了，祇是你二人既中元、魁為何不早進來會試？朕已敕學臣，一到即要召見，因甚直到此時方來？”燕、平二人又奏道：“臣等聞，才為天下公器最忌夤緣。二臣幸遇聖明為學臣所薦，陛下所知。今又僥幸南闈，若早入京未免招搖耳目。倘聖恩召見而後就試，即叨一第，天下必疑主司之迎合。臣因遲遲其行，僅及場期而後入。中與不中不獨臣等無愧，適足彰皇上至公無私之化矣！”

天子聽了，龍顏大悅道：「汝二人避嫌絕私情，情實可嘉。朕若非面審。幾誤加罪於汝。」因命張吏部責諭道：「衡文雖聖朝雅化，亦須自量。山黛之才已久著國門，即燕白領、平如衡為學臣特薦如此尚不敢明試，而假名以觀其深淺。卿子既無出類之才乃公然求婚，且擅登玉尺樓，妄加調戲，何無忌憚至此！及受辱而歸，理宜自悔，乃復唆卿瀆奏以國報復，暴戾何深！本當重罪，念卿銓務勤勞，姑免究。」張吏部忙叩頭謝罪謝恩。

天子還要召山顯仁，諭以擇婿之事，忽天門放榜，主考已先獻進會試題名錄來。天子展開一看，祇見第一名會元就是燕白領，第二名會魁就是平如衡，龍顏大悅。

此時，燕白領、平如衡尚囚首俯伏於地。天子因命平身，就叫近侍將會試錄遞與二人看。二人被繫入朝，又為張寅識破姓名，心下惶惶，懼有不測之禍，誰還想到會試中與不中。今見天子和容審問絕不苛求；燕白領忽又見自家中了會元，平如衡忽又看見自己中了第二名會魁，明明一個鬼，忽然變了仙，怎不快活！慌忙頓首於地，稱謝道：「皇恩浩蕩，直捐頂踵不足以上報萬一。」

天子道：「汝二人不依不附，卓立之志，可謂竟成矣。」又說道：「今日且完制科之事，異日還要召汝與山黛御前比試，以完薦舉之案。暫且退出，赴瓊林宴，以光大典。」二人謝恩而退，走出文華殿門，早有許多執事員役，拿中式衣冠與他換了，簇擁而去。

天子然後召山顯仁面諭道：「燕白領、平如衡二人俱少年英才，殿試後朕當於二人中，為汝擇一佳婿，方不負汝女才名。」山顯仁方叩頭謝恩而出，遂回府與山黛細細說知從前許多委曲之事。山黛方知趙縱，錢橫果是燕白領、平如衡。因與冷絳雪說道：「燕、平二人既春闈得意，聖上面許擇婚，則平自歸姊，燕自屬妹。平郎與姐姐，可謂天從人願矣！燕郎與平郎互相伯仲，得結絲蘿，未嘗非淑人君子。但有閣下一段機緣，終不能去懷。若是前日尋訪不著，也還可解。不料我以題壁之詩訪他，他即以和韻詩懷我，才情緊緊相對，安能使人釋然？但許場後即來相訪，不知為何至今竟又不來？」

冷絳雪道：「許場後來，則必場前有事。若場前既有事，則場中或得或失，場後羈遲，未為爽約。小陰須寬心俟之，定有好音。倒是賤妾之事，尚屬未安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此是為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天下事最難意料，妾雖知平郎得意，平郎卻未必知妾在此。他少年得俊，誰不羨慕！倘有先我而得之者，為之奈何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這個不難，待小妹與父親說知，明日就叫一個官媒婆去議親，便萬無可慮矣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如此方妙。」

山小姐遂與山顯仁說知，山顯仁隨叫官媒婆去議親。那官媒婆去議了來，回復道：「平爺說蒙太師爺垂愛，許結朱陳，是夙昔所仰望而不得者，誠生平之願。但恨緣慳，前過揚州，偶有所遇，已納採於人矣。方命之罪，容殿試後踵門荆請。」山顯仁聽了，說與冷絳雪。把一個冷絳雪說得啞口無言，手足俱軟，默默不勝憤恨。正是：

慢道幽閑盡性成，須知才美性之情。

美到有才才到美，誰能禁性不情生？

且不說冷絳雪在閣中幽悶，卻說燕白領與平如衡中後，蒙聖恩放出赴宴。宴罷瓊林，歸到寓所十分得意。祇有燕白領因不曾去訪閣上美人，以為失約，終有幾分怏怏。欲要偷工夫去訪，又因要謝恩謁聖，見座師，見房師，拜同年，百事蠅集，一刻不得空閑。欲要悄悄去訪，比不得舊時做秀才，自去自來。如今有長班人役跟隨，片時不得脫空。祇捱到晚間人役散去，方叫一個家人打了一個小燈籠，悄步到蘇州胡同來尋訪。喜得蔡老官，人人認得一問就著。

不料蔡老官奉山小姐之命，日日守候。忽見燕白領來尋，宛如得了異寶，連說道：「相公原許場後就來，為何直到如今？叫我老漢等得不耐煩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我場後已曾來訪，不期路上遇了一場是非，故不曾到此。不瞞你說，放榜後又中了進士，日日奔忙半刻不空。又恐怕你家小姐道我失約，故乘夜而來。煩你拜上小姐，即有垂愛之情須寬心少待。等我殿試後，公務稍暇定來見你，商議求婚以結百年之好。」蔡老官道：「原來相公中了，事忙。既是這等，我老漢就去回復小姐，祇是萬萬不可失信。」燕白領說：「我若失信，今日也不來了，祇管放心。」蔡老官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我放心在此，守候佳音便了。」

燕白領囑咐明白，方纔回寓與平如衡說知此事道：「你我功名亦已成就，兄又聘了絳雪，小弟再和合了閣上美人，便可謂人生得意之極矣！」平如衡道：「事已八九，何患不成！」二人說說笑笑，十分歡喜。

不數日，廷試過，到了傳臚。這日，天子臨軒，百官齊集，三百進士，濟濟伏於凡墀之下。御筆親點燕白領狀元及第，平如衡探花及第，各賜御酒三杯簪花掛紅，赴翰林，去到修撰編修之任。到任後，敕賜遊街三日，十分榮耀。

過了數日，天子又召學臣王袞面諭道：「爾前特薦燕白領、平如衡有才，今果次第搶元奪魁，不負所薦。賜爾加官一級，以旌薦賢得實。」王袞叩頭謝恩。

天子又諭道：「朕前敕爾搜求奇才者，原以山閣臣親女山黛與義女冷絳雪才美過人。朕以為女子有此異才，豈可男子中反無，故有前命。今果得燕白領、平如衡二人，以副朕求。朕因思天地生才甚難，朝廷得才不可不深加愛惜。眼前四才，適男女各半，又皆青年未曾婚配。朕欲為之主婚，狀元燕白領賜婚山閣臣親女；探花平如衡賜婚山閣臣義女，如此則才美相宜，可彰聖化。特敕爾為媒，銜朕之命，聯合兩家之好。」王袞叩頭稱頌道：「聖上愛才如此，真無異於天地父母。不獨四臣感恩，雖天下才人，皆知所奮矣！」遂謝恩退出。

王袞奉旨為媒，因暗想道：「聖上命我為媒，我若兩邊去說，恐他各有推卻，便費氣力。既奉欽命，莫若設一席，請他兩邊共集一堂，那時明宣詔旨，則誰敢不遵。」主意定了，遂擇了吉日，發帖分頭去請。又著人面稟道：「此非私宴乃奉旨議事，不可不到。」

至臨期，山顯仁與燕白領、平如衡前後俱到，王袞接入相見。禮畢，略敘敘閑話，王袞即邀入席。山顯仁東邊太師位坐了，王袞西席相陪。燕白領、平如衡坐於下面客席。飲過三杯，王袞即開談道：「學生今日奉屈老太師與狀元、探花者，非為別事，因昨日蒙聖恩面諭，人才難得，不可處之不得其當。山老太師有二位奇才閨秀，實係天生。今科又遇狀元、探花二位名世奇英，定從嶽降。況年相近面貌相仿，可謂聚淑人君子於一時。若不締結良姻，以彰《關雎》、《桃夭》之化，不足顯朝廷愛才之盛心也。故特命學生執斧柯，和合二姓，故敢奉屈，以宣天子之命。老太師與狀元、探花，禮宜遵旨謝恩。」山顯仁道：「聖命安敢不遵。但陳人聯姻新貴，未免抱不宜之愧。」

燕白領心中雖要推辭，卻一時出口不得。惟平如衡十分著急，因連連打恭說道：「勿論聖上鴻恩所不敢辭，即老恩師嚴命，豈敢不遵？況山太師泰山之下得附絲蘿，何幸如之！但恨賦命涼薄，已有糟糠之聘。風化所關，尚望老師代為請命。」

王袞道：「探花差矣。守庶民之義，謂之小節；從君父之制，謂之大命。孰輕孰重，誰敢妄辭！」平如衡道：「愚夫愚婦立節，聖主旌之，非重夫婦也，重敦倫也。門生之聘，謂門生之義，則輕則小；謂朝廷之倫，則重則大也。尚望老師為門生回天。」

道：“事有經亦有權。從禮為經，從君為權。事有實，亦有虛。娶則為實，聘尚屬虛，賢契亦不可固執。”

山顯仁見二人互相辯論，因說道：“王老先生上尊君命，固其宜也。平探花堅欲守禮，亦未為不是。依老夫看來，必須以此二義上請，方有定奪。”王袞與平如衡一齊應道：“是，明早當同人朝請旨。”

燕白頷聽見說請旨，因說道：“門生亦有隱情，敢求老師一同上請。”王袞道：“探花已聘，尚可公言。狀元隱情何以形之奏牘。這個決難領教。”燕白頷遂不敢再言。大家又飲了幾杯，遂各自散去。

到了次日，王袞果同了平如衡入朝面聖。不期揚州知府寶國一，因平如衡中了會魁探花，與冷大戶說知，叫他速報知女兒定親之事。自家在揚州做了四年知府，也要來京中謀復原職。因討了賚表的差，竟同冷大戶趕進京來。

到了京師，冷大戶竟到山府去見女兒。寶知府這日恰恰朝見，在朝房劈面與平如衡撞見。平如衡忽然看見，滿心歡喜道：“寶公祖幾時到京？恰來得好，有證見了。”因引與王袞相見道：“門生的媒就是寶公祖做的。”寶知府忙問道：“探花已佔高魁，為著何事，忽言及斧柯？”平如衡道：“晚生蒙聖恩賜婚，因已有聘，面聖懇辭。今恐無據，聖主不信，恰喜公祖到來，豈非一證！”寶知府道：“原來如此，候面聖時，理當直奏。”王袞道：“探花苦辭！固自不妨，祇可惜辜負聖上一段憐才盛意。”寶知府道：“請教王大人，聖上怎生憐才？”王袞道：“聖上因愛探花有才，又愛山閣老令媛有才，以才配才，原是一片好意，非相強也。探花苦苦推辭，豈非辜負其意乎？”

寶知府聽了著驚道：“聖上賜婚探花者，莫非就是山閣臣之女山黛麼？”王袞道：“不是山黛，是第二位義女冷氏。”寶知府聽了大笑道：“若果是義女冷氏，王大人與探花俱不消爭得，也不必面聖。請回，準備合巹。我學生一向還做的是私媒，如今是官媒了。”

王袞與平如衡俱驚，問道：“聖上賜一婚，晚生定一婚，二婚也，為何不消爭得？”寶知府道：“聖上所賜者，此婚也。探花所定者，此婚也。二婚總是一婚，何消爭得。探花你道山相公義女是誰？即冷絳雪也。”

平如衡又驚又喜道：“冷絳雪在揚州，為何結義山府？”寶知府道：“說來話長，一時也說不盡。但令岳聞知探花高發，恐怕要做親，已同學生趕進京來，昨已往山府報知令媛去了。”王袞與平如衡聽了，歡喜不勝道：“若非恰遇寶老先生說明這裏，我們還在夢中，不知要費許多唇舌。”寶知府道：“不必更言，二位請回，學生朝見過，即來奉駕。”說罷，王袞與平如衡先回不題。

卻說冷大戶到京，問知山顯仁住處，連晚出城，趕到皇莊來見。山顯仁聞知冷絳雪父親來到，忙接入後廳相見。冷大戶再三拜謝恩養。山顯仁一面就留飲，一面就叫冷絳雪出來拜見父親。冷絳雪拜畢，冷大戶就說道：“我不是也還不來，因與你許了一頭好親事，祇怕早晚要做親，故趕來與你說知。”冷絳雪著驚道：“父親做事為何這等孟浪？即要許人，為何不早通知！如今這邊已蒙聖上賜婚了，父親祇好回他。”

冷大戶聽見說聖上賜婚，祇好回他，竟嚇呆了半響，方說道：“為父的聘已受了，如何回他？”冷絳雪道：“不回他，終不然倒回聖上。”冷大戶道：“若是一個百姓之家，便好回他。他是新科的黃甲進士，又是揚州知府為媒，叫我怎生開口！”冷絳雪道：“說也徒然，知府、進士難道大如皇帝！”

冷大戶聽了，默默悉眉歎氣，連酒也不敢喫。山顯仁看見道：“親翁且不必煩惱，還喜得賜婚之人也曾聘過，明早還要面聖懇辭。若辭準了便兩全矣。且請問親翁受了何人之聘？”冷大戶道：“門下晚生，原自不敢專主。當不得寶知府再三騙我，說他是個有名的大才子，新科中了亞魁。這回進京會試，不是會元，定是探花。說得晚生心動，故受了他的聘定。”山顯仁道：“他如今中了進士，則寶知府也不為騙你了。”冷大戶道：“中倒果然中了會元，又殿了探花。雖不是騙我，祇是騙我把事做差了，如今怎處？”

山顯仁聽了大驚道：“會元探花，這等是平如衡了。”冷大戶道：“正是平如衡。”山顯仁聽了，看看冷絳雪大笑道：“大奇！大奇！平如衡苦苦說揚州已聘者，原來就是你。”冷大戶忙問道：“老太師為何大笑稱奇？”山顯仁道：“親翁不知，聖上賜婚的恰正是平如衡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！你道奇也不奇！冷大戶與冷絳雪各都歡喜。

到次早，山顯仁忙著人去報知王袞，不料王袞也將朝房遇著寶知府說明之事，來報知山顯仁了，兩下俱各歡喜。祇有燕白頷與山黛心下微微有些不快。王袞隨將此事奏知，天子愈加歡喜，因說道：“寶國一既係原媒，著復原官，一同襄事。”因賜大第一所，與燕白頷、平如衡同居。又命欽天監擇吉成婚，又敕同榜三百名進士，伴狀元、探花親迎。又撤金蓮寶炬十對賜之。文武百官，見聖上如此寵眷，誰敢不來慶賀。金帛表禮，盈庭滿室。衣冠車馬，填門塞戶。滿長安城中，聞知欽賜一雙才子，娶一雙才女，大家小戶盡來爭看。

到了正日，鼓樂笙簫，旌旗火炮，直擺列至皇莊。燕白頷與平如衡，烏紗帽，大紅袍，簪花掛紅，騎了兩疋駿馬，並轡西行。王袞、寶國一與三百同年，俱是吉服，於後相陪。道旁百姓看見燕白頷、平如衡青年俊美，無不嘖嘖稱羨。

這邊山黛與冷絳雪，金裝玉裹，翠繞珠圍，打扮的如天仙一般。山顯仁穿了御賜的蟒服，冷大戶也穿了中書冠帶，相隨接待。須臾，二婿到門行禮。款待畢，然後山顯仁與羅夫人送二女上轎，隨從侍妾足有上百。

一路上火炮與鼓樂喧天，旗彩共花燈奪目。真個是天子賜婚，宰相嫁女，狀元、探花娶妻，一時富貴佔盡人間之盛。娶到了第中，因父母不在堂，惟雙雙對拜，送入洞房。外面眾官的喜筵，都託了王袞，寶國一兩個大媒代陪不題。

卻說平如衡與冷絳雪，在洞房中彼此覷面，俱認得是閔子祠相遇之人，各敘天緣與別後繫心。今得相逢之故，萬分得意，不必細說。

燕白頷與山小姐，雖各有閣上美人，閣下書生一段心事，然到此地位，燕白頷娶了天下第一才女，山小姐嫁了第一個才子，今日何等風騷，就是心有所負，也祇得丟開罷了。不意到了房中，對結花燭，揭去方巾彼此一看，各個暗驚。這個道：“這分明是閣上美人。”那個道：“這分明是閣下書生。”但侍妾林立，恐有差誤，不敢開口。

二人對飲合巹在明燭下，越看越像。燕白頷忍耐不住，便取出蔡老官尋訪的那柄詩扇，叫侍妾傳與山小姐看道：“下官偶有一詩請教夫人，幸不嫌唐突。”山小姐接了三看，忽眉宇間神情飛躍，竟不回答，也低喚侍兒取出一柄詩扇，傳與燕白頷道：“賤妾也偶有一詩請教狀元，幸勿鄙輕浮。”燕白頷接了一看，見就是前日付與蔡老官的和詩，喜得燕白頷滿心奇癢，不知搔處。又見眾侍妾觀望不敢敘出私情，祇哈哈大笑道：“這段婚姻雖蒙聖恩賜配，又蒙泰山府就，夫人垂愛。然以今日而論，實係天緣也。”山小姐不好答應，祇是微微而笑。飲罷，同人駕轎。一雙才子才女，青年美貌，這一夜真是百恩百愛，說不盡萬種風流。

到了次日，夫妻閨中相對，燕白頷見侍妾如雲，祇不見前日對考的青衣記室。因問山小姐道：“莫非記室體尊不屬侍御，不曾攜來？”山小姐道：“已來矣，滿月時，當與狀元相見。”燕白頷出見平如衡，說知閣上美人即係山小姐。平如衡大喜道：“真可謂奇緣也。”燕白頷又說及青衣之事，平如衡道：“小弟也曾問來，弟婦也是如此說。”

到了滿月，山顯仁與冷大戶一齊都來，兩位新人出房相見。山小姐、冷絳雪與燕白頷、平如衡是姐夫妹夫，大姨小姨，交相拜見。拜罷，山小姐因指著冷絳雪對燕白頷說道：“狀元要見青衣記室，此人不是麼！”冷絳雪也指著山小姐對平如衡道：“探花要見青衣記室，此人不是麼！”燕白頷與平如衡看了，俱各大笑道：“原來就是大姨娘，小姨娘，假扮了耍我們的。我就說，天下那有如此侍妾，今日方纔明白，不然叫我抱慚一世。”山顯仁笑說道：“若不如此，二位賢契如何肯服輸。”惟冷大戶不知，因問其故，山顯仁對他說明，也笑個不了。說罷，合家歡宴其樂無極。

到次日，山顯仁因約了王袞、竇國一，率領二婿兩女，詣闕謝恩。天子親御端門賜宴，因諭說道：“朕向因見山氏《白燕》詩，方知閨閣有此奇才。復因閨閣有才，方思搜求天下奇才。今獲二才子，二才女，配為夫婦，以彰文明之化，足稱朕懷矣。汝四人之婚，雖朕所主，今日思厥由來，實白燕為之媒也。汝四人還能各賦一《白燕》詩以謝之麼？”四人同奏道：“陛下聖命，敢不祇承。”天子大悅，因命各賜筆墨。四人請韻，天子因思說道：“不必另求，即以平、山、冷、燕四韻可也。”四位領旨，各個揮毫，此時方顯真才之妙。但見紙落雲煙，筆飛鶻兔，日晷不移，早已詩成四韻，一齊獻上。天子展開次第而觀。祇見平如衡的是：

疑是前生太白生，雙飛珠玉兆文明。

不須更羨丹山鳳，光賁衣裳天下平。

山黛的是：

雲想衣裳玉想鬢，不將紫頷動龍顏。

若非毓種瑤池上，定是修成白雪山。

冷絳雪的是：

紅黃付與群芳領，雙雙玉殿飛無影。

九重春爭正融融，白雪滿身全不冷。

燕白頷的是：

尋鶯御柳潛還見，結夢梨花成一片。

天子臨軒賞素文，始知不是尋常燕。

天子覽畢，龍顏大悅，即賜與山顯仁、王袞、竇國一遍觀。因諭說道：“汝四人有才如此，不負朕求才之意矣！”又賜歡飲。

飲至日午，欽天監奏：“才星光映比闕，當主海內文明，國家祥瑞。”天子大喜，因各賜金帛彩緞。山顯仁因率領諸臣謝恩，退出。自此之後，燕白頷與山黛，平如衡與冷絳雪，兩對夫妻，真是才美相宜，彼此相敬。在閨中百種風流，千般恩愛。

張寅與宋信，初期猶欲與他二人作對。到此時，見他一時榮貴，祇得攛轉面皮，來趨承慶賀。燕白頷、平如衡度量寬宏，不念舊惡，仍認作相知，優禮相待。

山顯仁得此二婿，十分快活，竟不出來做官，祇優遊林下快活。

後來燕白頷同山黛榮歸松江，生子繼述書香。平如衡也同冷絳雪回到洛陽，重整門閭，祭祀父母。連叔子平教官，都遷任得意。

若非真正有才，安能如此！至今京師中尚盛傳平、山、冷、燕為四才子。

閑窗閱史，不勝欣慕，因為之立傳云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